

研究、教育與詮釋—— 博物館的三位一體

■ 鄭邦彥

「博物館致力於教育和研究」（Museum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）是 2024 年國際博物館日（International Museum Day，以下簡稱 2024 IMD，圖 1）的主題，邀請我們重新思考「教育」與「研究」的內涵，重申博物館是一個作為促進學習、探索和文化理解的動態場域。此主題看似八股，其實不然，因為博物館如何以藏品為核心，透過研究、教育與詮釋——三位一體的關係，共創「以知識分享超越障礙，以創新結合傳統的未來」並不容易，處處充滿挑戰。¹

由「博物館的一天」插畫談起

英國博物館學者莫莉·哈里森（Molly Harrison, 1909-2002）在其專書《改變博物館：其用與誤用》（*Changing Museums: Their Use and Misuse*）中，提到博物館的特殊之處。她說：「博物館是奇怪的邊緣地帶，論及教育，他們並非學校；論及研究，它們並非大學；論及價值，它們並非商店或銀行；論及治療，它們並非醫院；論及休閒娛樂，它們並非遊樂場。如果博物館有意做到，博物館可以提供不同社群的各種需求」。²然而，博物館究竟如何為觀眾提供服務並滿足其需求？在「博物館的一天」（Average Day at the Museum，圖 2）插畫中，或許可以找到答案。

這幅插畫原本是 1940 年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（Museum of Modern Art，以下簡稱 MOMA，圖 3）年報的一部分。³插畫家克里斯多夫·尼曼（Christoph Niemann）透過剖面圖，詳細記錄 MOMA 各樓層裡的人、事、物。



圖 1 國際博物館日 2024 年主題海報 ©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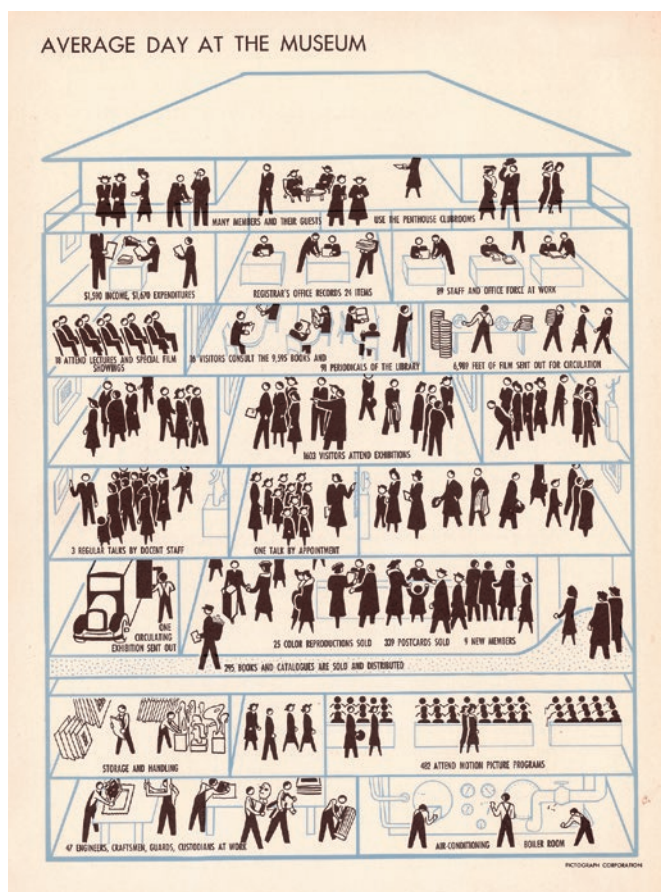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MOMA「博物館的一天」插畫 Digital image © Museum of Modern Art, New York Licensed by Scala Group SpA, Florence, Italy



圖3 美國紐約 MOMA 建築主體 陳怡璇提供

一樓為博物館賣店，後門有藝術品準備運送出館，二樓和三樓是展場，吸引了1,603位觀眾，同時有多組導覽正在進行。四樓是圖書館與演講室，五樓則為館員辦公室，頂樓是會員專屬空間。地下一樓主要用來辦理教育活動，部分作為庫房使用，地下二樓放置空調設備，也是館員整理藏品的工作區域。插畫以淺藍色線條勾勒館內各項空間場景，再以黑色剪影描繪活動其中的形色人物。其中，有男有女，有成人也有孩童，有觀眾亦有館員，熱鬧非凡，展現博物館臺前幕後的各種活動。此插畫後來被重新設計，成為 MOMA 熱門的文創商品之一（圖4）。⁴



圖4 MOMA「博物館的一天」杯墊文創商品 Image Copyright © Museum of Modern Art, New York Coaster design Copyright © Kit Grover Ltd.

上述活動的關鍵在於——賦予藏品新的意義，以此實踐博物館運作的核心價值。「賦予藏品新意」意味著將藏品與其背後意義視覺化並呈現在觀眾面前，這也是策展團隊絞盡腦汁、終生追求的目標。要做到這一點，全體館員需要通力合作，才能夠如同「博物館的一天」一般，順利完成各項任務。因此，如何以新的研究眼光，深化藏品內涵，賦予新意，對博物館產生質變，至關重要。

她又來了：翻轉博物館的專案

過去數十年間，學者透過階級、族群和性別等不同的角度，不斷質疑策展再現藏品背後意義的真實性與意識型態，並反省博物館在當代社會中的角色與存在目的。即使如此，今日博物館運作仍充斥著過時的觀念、權力結構和不平等的關係。譬如，當內部討論有人提出有關性別的問題時，可能會受到漠視或貼上「她又來了」的標籤。有鑒於館內僵化的性別偏見，挪威藝術理事會（Arts Council Norway）在2018年啟動「她又來了」專案（“There She Goes Again” project），提供280萬克朗（約新臺幣900萬）的資金支持。計畫目標有二，首先，透過館際合作，翻轉策展中的性別刻板印象；其次，建立一套方法論，以改變博物館的日常實踐，包括藏品徵集和相關運作結構，並檢視內部機制和對外關係是否存在性別失衡的現象。⁵

早在1991年，一篇名為〈英國歷史博物館如何再現女性？〉（*How are women represented in British history museums?*，以下簡稱〈再現女性〉）的文章中，作者加比·波特（Gaby Porter）對博物館自以為「這就是事實」（True: ‘that’s how it was’）的真理論述，提出批判和挑戰。她指出，傳統博物館像媒體一樣，慣以匿名權威的身段



圖5 V&A「芙烈達·卡羅：創造自我」特展主視覺海報 陳怡蓁提供

和口吻，傳遞館方接受的資訊，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。然而，若從性別、族群、階級或性取向等被排除社群的角度來檢視，就會發現這些事實多半是相對的，而且這些觀點大多是來自西方、白人、資產階級和男性的立場。波特認為，性別角色（gender roles）在博物館賦予藏品意義過程中至關重要，這點卻往往被忽略。最鮮明的例子是男子氣概（masculinity）與女性氣質（femininity）常常被建構成爲一組對立的概念，如工作和家庭、勞動與休閒、主動和被動等。於此框架下，女性被視爲是男性的附屬品。若博物館再現女性

時慣用這些概念，可能不自覺地強化了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氣質之間的聯繫。⁶

「她又來了」專案延續〈再現女性〉一文的批判路線，由挪威女性博物館（Kvinnemuseet/The Women's Museum Norway）主導，邀集挪威科學工藝博物館（Norwegian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）、奧斯陸博物館（Museum of Oslo）與挪威工人運動檔案和圖書館（Norwegian Labour Movement Archives and Library）等6個館所參與，於2019年1月至2021年3月進行，為期15個月。階段性成果發表於〈她又來了：挪威博物館藏品與展覽的性別再現專案〉（There She Goes Again: A Project on Gender Representation in Norwegian Museums' Collections and Exhibition Practices）報告，由莫娜·霍爾姆（Mona Holm）、西婭·阿爾巴克（Thea Aarbakke）撰寫。她們分析：現階段館內提出性別意識觀點，往往是隨機的個人行為。然而，雖是各別主張，意識的甦醒為改變刻板印象的第一步，只有如此，才能夠察覺其中存在的不平等。此時，高層的支持、廣納外部觀點，以及針對館員的性別教育，都是關鍵。於此前提下，「她又來了」不再帶有貶抑意味，而具有翻轉的意圖。⁷

V&A「創造自我」特展：女性、病痛與自我

2018年，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（Victoria & Albert Museum，以下簡稱V&A）策劃「芙烈達·卡蘿：創造自我」（Frida Kahlo: Making Her Self Up，以下簡稱「創造自我」，圖5）特展。⁸芙烈達（1907-1954）在藝術上的成就無庸置疑，她作為女性藝術家和墨西哥人，以用色大膽聞名於世。年輕時因一場嚴重車禍，導致行動不便，之後與病床、輔具和義肢為伍。卡蘿終其一生有大量的自畫像傳世，她與愛人迪亞哥·里維拉（Diego Rivera，1886-1957）的關係為人所知，這段愛恨分合的故事後來被拍成電影《揮灑烈愛》（Frida）。

「創造自我」特展於該年6月16日展出至11月18日，筆者因緣在最後一天前往看展。當天大排長龍，令人驚訝的是在入場隊伍中有兩位穿著墨西哥傳統服飾的女性觀眾，她們的形象正與特展主視覺相契合（圖6）。這讓人好奇V&A是如何將「卡蘿的自我」透過展覽呈現出來。特展主軸又是試圖展現芙烈達哪個層面的自我創造，究竟是女性？還是藝術家？或者是墨西哥人？

進入展場，感受到如同超級特展一般，入場人潮如同魚貫緩慢移動，反倒提供觀眾得以好好欣賞展件、閱讀說明文字和品味策展主題的機會。與過往特展強調芙烈達的藝術成就不同，「創造自我」特展更像是透過她的私密物件，如卡蘿DIY具有美洲原住民風格的項鍊、支撐身體的輔具和義肢，以及貼身的化妝品與藥物等，拼貼出她個人的自傳，將其「不為人知的另一個自我」揭露在觀眾眼前。

最令人驚豔的是展場空間設計，由策展人克萊兒·威爾科克斯、瑟西·亨內斯特羅薩



圖6 V&A「創造自我」特展入口處 陳怡蓁提供



圖7 V&A「創造自我」特展一隅 ©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, London

（Claire Wilcox、Circe Henestrosa）和建築師吉普森·索恩利、劇場設計湯姆·斯卡特（Gibson Thornley、Tom Scutt）跨界合作。展場以卡蘿的故居「藍屋」（The Blue House）為設計元素，忠實再現故居的日常生活，同時在有限的展場空間裡展示了巧妙的陳設，成為視覺焦點。譬如，利用病床為意象設計的六組獨立櫃，將她和日常生活中的輔具和義肢、化妝品和藥物，交織在一起。展櫃後方的背景則是卡蘿臥睡在枕頭上微笑凝視的大型影像，不著痕跡地將她的自我與病痛，巧妙結合（圖7）。⁹此外，根據英國學制，V&A 提供線上版的「教師資源」（Teachers' Resource），專為 11 至 19 歲的學生，提供藝術與設計第 3 至第 5 階段（Key Stages 3-5: Art & Design）的學習內容，包括：根源、病痛、自畫像、藍屋、圖繪墨西哥、藝術和服飾等六個單元。¹⁰



圖8 國立故宮博物院「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」特展主視覺海報 書畫處提供



圖9 「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」展場一隅（「群芳競秀」單元巨幅畫作展示區） 林姿吟提供

故宮「她」特展：看見 vs. 看不見

2020年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亦策劃了一個與女性為題的特展，名為「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」（*She & Her: On Women and Their Art in Chinese History*，以下簡稱「她」，圖8），由館內研究人員劉芳如、何炎泉、鄭淑方和張華芝策展，分為「群芳競秀」（*Norms of Female Beauty*）與「女史流芳」（*Ladies of Artistic Talent*）兩個單元。第一單元為歷代男性畫家作品中所描繪的女性形象，精選53件畫作（圖9）；第二單元則是精選18件女性藝術家的作品。展期自10月6日至12月27日，為期三個月（圖10）。¹¹

與「創造自我」特展中芙烈達濃烈、直觀的形象不同，「她」特展中的女性身影，如同前述〈再現女性〉一文，更多被建構在家庭、休閒與被動的場景中，反映了女性在不同時空

下的自我位置，通常都是附屬於男性的現象，而女性藝術家的創作也常依賴於男性主流的藝術史觀，受到一定的限制。誠如張華芝在〈掃眉才子畫藝現故宮〉圖錄專文所言，「男為貴，女性只能成為男性主流地位的附屬，即便朝代更迭……始終由男性所主導或評價，同樣為人，多數的女性從呱呱落地，即失去了人格權所賦予的名字權。……本院典藏奠基於清宮舊藏，女才課題的藏品數量有其局限，這是在傳統文化性別差異下的必然結果！也是本院在此類文物收藏上的極大缺憾」，¹²這解釋了為何第二單元選件遠遠少於第一單元的原因，但仍期待觀眾能夠看到「還是有眾多的『她』，突破種種束縛，發揮所長，在一向以男性為主流的藝術史中，佔居一席之地，……藉以導正『女子無才』的舊思維，並鼓勵更多女性發揮才情，形塑自我」。¹³



圖 10 「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」展場一隅（「女史流芳」單元，其中由左至右第三幅畫作為明文俶〈畫春蠶食葉〉） 林姿吟提供

如是觀之，明仇氏杜陵內史〈畫唐人詩意〉與明文俶〈畫春蠶食葉〉（圖 11）等畫作更彰顯女性藝術家特有的特質，而清人〈油畫像〉（圖 12）裡的女性身穿戎裝，或在女力崛起的當代視野下，內蘊女性議題與新的觀點，有待觀眾發想！譬如，有位男性觀眾「在看的過程中發現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，因為它有一個 Her，是她的，女生她做的東西，可是相對少，大多還是男性主導的世界，所以女生到底能不能翻轉」；¹⁴ 有位女性觀眾則感受到「她們其實是有才的，可是她們必須因為『女子無才』所以封閉下自己，可能自己的才華只有自己知道，或是自己身邊的人知道而已」。¹⁵ 總之，若同意當今博物館教育的內涵，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，還包括對話與論述的促進，那麼「她」特展已經開啓了觀眾的思考與自我對話。

研究、教育與詮釋：缺一不可！

有別於其他行業，博物館的獨特乃是將藏品結合研究成果，建構成為展覽內容並賦予新意，其中關鍵在於「意義的建構」。策展意圖可以有創意，但不太能夠天馬行空，需以藏品為基礎。當展覽呈現在觀眾面前，博物館已採取特定的觀點，邀請觀眾走進策展的故事裡，並透過展示與配套的教育活動，向觀眾傳遞故事背後的新意，特別是當這些新意對觀眾有距離感時，提供適合的資訊進行溝通，尤為重要。因為意義的建構是雙向的，不是單向由博物館賦予新意而已，同時也要有觀眾自身經驗的投入與詮釋。唯有如此，博物館透過研究、教育與詮釋所建構的意義才完整，缺一不可。

在〈灰色博物館：詮釋與溝通的動力基地〉一文中，作者林崇熙指出「博物館是個很特殊的社會組織，同時具有大學等研究機構的研

究能量，又有蒐藏家般的豐富典藏，還能透過展示與公共服務來面對人、地、事、時、物等多元面向的目標。相對的，大學等研究機構有研究能力，但卻少有物件典藏；……大學等研究機構有研究成果，卻少有機會推廣展示；蒐藏家物件寶貴，卻少有機會與公眾分享。因此，博物館實在是社會上少有的溝通詮釋場域」；然而，博物館的現實運作往往面臨各種問題，力不從心，因提出了「灰色地帶」的概念，期待博物館能夠有多些灰色或

邊緣的另類思考，使得「在權力陰影之外，讓微弱的另類思考得以萌芽與發聲」，進而激發博物館變異的力量，成為「進步的博物館」。在此過程中，溝通與詮釋扮演重要的角色。¹⁶

詮釋（interpretation）作為《博物館學關鍵概念》（*Key Concepts of Museology*）中的重要詞彙，借用法國哲學家保羅·呂格爾（Paul Ricœur, 1913-2005）的觀點，將詮釋視為是一種視框，並強調：當觀眾透過博物館探索世界時，博物館則是提供了觀眾接觸各種文化的途徑，



圖 11 明 文俶 畫春盤食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673



圖 12 清人 油畫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332

使其對於自身和世界有更全面的認識。於此脈絡下，博物館「如何讓觀眾由自我知識中，對真實世界有整體的理解」，¹⁷ 當是 2024 IMD 主題的核心價值。總之，博物館以「賦予藏品新意」為核心，建構研究、教育與詮釋的三位一體關係，實為博物館迷人之處，亦是跨世代館員無可迴避的挑戰。

感謝國家科學委員會「在博物館做性別：全球視野下的策展實踐」研究計畫（計畫編號：111-2410-H-136-002）補助，本文性別研究相關資料，得以順利收集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註釋：

1. 2024 IMD 主題說明，請參考：ICOM「博物館致力於教育和研究」（Museum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）官網首頁 <https://imd.icom.museum/unlocking-knowledge-international-museum-day-2024-unveils-museums-for-education-and-research/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4 月 23 日）。
2. M. Harrison, *Changing Museums: Their Use and Misuse* (London: Longmans, 1967), ix. 此段譯文參考：劉婉珍，〈什麼是博物館？博物館是什麼？〉，《科技博物》，8 卷 1 期（2004.3），頁 54。
3. MOMA「博物館的一天：克里斯多夫·尼曼的插畫」（An Average Day At the Museum reinterpreted by Christoph Niemann）2009 年 11 月 27 日介紹網頁 https://www.moma.org/explore/inside_out/2009/11/27/an-average-day-at-the-museum-reinterpreted-by-christoph-niemann/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4 月 23 日）。
4. Kit Grover Ltd MOMA 文創商品網頁 <https://kitgrover.com/MoMA-Average-Day-at-the-Museum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4 月 23 日）。
5. Mona Holm and Thea Aarbakke, "There She Goes Again: A Project on Gender Representation in Norwegian Museums' Collections and Exhibition Practices," *Museum International* 72, issue 1-2 (2020.8): 92-103.
6. Gaby Porter, "How are women represented in British history museums?," *Museum International* 43, issue 3 (1991): 159-62.
7. Mona Holm and Thea Aarbakke, "There She Goes Again: A Project on Gender Representation in Norwegian Museums' Collections and Exhibition Practices," 100.
8. V&A「芙烈達·卡蘿：創造自我」（Frida Kahlo: Making Her Self Up）特展首頁 <https://www.vam.ac.uk/exhibitions/frida-kahlo-making-her-self-up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4 月 23 日）。
9. V&A「臺前幕後：芙烈達·卡蘿的創造自我」（Inside the Frida Kahlo: Making Her Self Up exhibition）介紹網頁 <https://www.vam.ac.uk/articles/inside-the-frida-kahlo-making-her-self-up-exhibition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4 月 23 日）。
10. V&A「芙烈達·卡蘿：創造自我——學習資源」（Teachers' Resource: Frida Kahlo: Making Her Self Up exhibition）下載網頁 <https://reurl.cc/LWMk7L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4 月 23 日）。
11. 請參考：國立故宮博物院「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」特展首頁 <https://theme.npm.edu.tw/exh109/She/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4 月 23 日），以及劉芳如主編，《「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」特展圖錄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20）、劉芳如，〈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特展導賞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51 期（2020.10），頁 4-20。
12. 張華芝，〈掃眉才子畫藝現故宮〉，《「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」特展圖錄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20），頁 206-221。本段引文出自頁 206。
13. 引自：國立故宮博物院「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」特展「女史流芳」單元介紹網頁 <https://theme.npm.edu.tw/exh109/She/ch/page-3.html>（檢索日期：2024 年 4 月 23 日）。
14. 該位男性觀眾的觀展經驗，引自邱鈺芳，〈博物館展示說明對觀眾參觀經驗之影響：以國立故宮博物院「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」書畫特展為例〉（臺北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22），頁 231。
15. 此位女性作者觀眾的看展心得，引自邱鈺芳，〈博物館展示說明對觀眾參觀經驗之影響：以國立故宮博物院「她——女性形象與才藝」書畫特展為例〉，頁 222。
16. 林崇熙，〈灰色博物館：詮釋與溝通的動力基地〉，《博物館學季刊》，21 卷 4 期（2008.1），頁 5-26。本段引文出自頁 5。
17. André Desvallées and Mairesse François eds., *Key Concepts of Museology* (Armand Colin & ICOM, 2010), 48.

沉浸故宮 數位展
IMMERSE IN THE NPM DIGITAL EXHIBITION

2024.
04/02 (二)
TUE.
|
07/28 (日)
SUN.

北院正館
105、107 展廳
Gallery 105.107

捕捉靈光

✦ ... 尋找新感動

Evoking Aura:
Invoking Visionary Insights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
NATIONAL PALACE MUSEUM

